

鈕先銘等著

傳記精華 第一集

傳記精華 第一輯 目錄

辛亥女傑張竹君……………鈕先銘……………(一)

武昌首義一個謎、革命英雄柔情似水、居正譚翹首先趕到、懷錐不遇俠氣如虹、貌美如花堅持不嫁、胡漢民是座上常客、馬君武以法文求婚、紫洞艇上福音堂裏、陳璧君何其荒唐乎、心情蕭索離了廣州、徐宗漢的英勇事迹、掩護黃興安抵武昌、宋教仁的終身憾事、一到漢口四顧茫然、戰地闌寂不見人迹、槍林彈雨冒險擺江、武昌軍民盛大歡迎、獨入漢陽搶救傷兵、抱病回滬募集藥物、韜光斂迹終成大名。

侍父十年……………齊良憐……………(四三)

勤勞節儉的模範、慈嚴並濟教兒曹、疑似半輩還半贖、「賸下了一個老頭」、皮影戲與寒菌油、達人知命老年後、夜有天魔入夢來。

鋒鏑餘生話當年……………盛李蕙芸……………(五三)

前言、飛往漢中面交遺囑、歲半幼女焉知艱危、破廟裏相見如隔世、生平第一次措孩子、公義場上天降救星、重慶街頭殘忍一幕、香港鬧市枵腹而遊、孤島棲遲悵望雲天。

蔡松坡鳳仙戀……………王培堯……………(七一)

梁啓超撓出大紕漏、唐才常的庚子之役、死裏逃生改名蔡鏗、乍回國身兼五要職、在昆明娶了如夫人、到北平後一舉得男、太子袁克定的故事、帝師楊度竭力拉攏、老袁許以陸軍總長、八大胡同風光如何、美人薄命俠女風塵、蔡東藩的一段記秘、烟花隊中有此解人、洪憲新貴紛集香閨、喜酒冷醋如何調停、閨中勃谿大打出手、搜宅一幕全盤經過、驪歌三唱不作離筵、金蟬脫壳買棹東渡、老師授以錦囊妙計、窘煞了太子與伶王、住宅被搜有段內幕、南鵬北花緣成一夢。

查畹香三月桃花浪……………趙淑敏……………(一一九)

才子佳人陷入情網、君唱傳臚兮妾倚門、前生孽緣來世未卜。

現代徐霞客——丁文江……………徐慎緘……………(一二九)

龍公垂青康聖解囊、中國少年名噪異邦、一手建立地質調查所、在滇發現天下奇觀、最洋化的大旅行家、梁啓超稱之為本師、梁任公共有厚望焉、董顯光說他是幹才、跟張君勱一場筆戰、一度失足淞滬總辦、投靠軍閥大有內幕、作孫傳芳後方重鎮、傅斯年說要殺了他、總辦迎賓進巡捕房、給蔣廷黻上了一課、張作霖孫傳芳合作、慷慨楊金雪中送炭、不能治那就放心了、中央研究院總幹事、如何中毒彷彿是謎、朱經農說得很詳細、翁文灝對得

起他塵、遺著出版一拖十年。

章太炎與烏目山僧

.....

章君穀

..... (一八三)

和黃宗仰訂交之始、挨了學生幾記鞋掌、一品香章湯成嘉禮、龍泉寺大師失自由、瑩地願在劉伯溫旁、陰曹地府所聞所見、銅柱鐵牀是否可免。

譚延闓通而有節

.....

章君穀

..... (一九七)

休休有容宰輔氣度、是名公子亦名進士、科舉功名有否運氣、清代三湘唯一會元、榮任湖南諮議局長、掀起辛亥革命怒潮、瀏陽二傑有「譚唐」、長沙舉義倉卒而起、譚延闓任參議院長、儼然而為太上都督、二督被戕主政三湘、遣一支軍立取荊襄、大有功於全國革命、北伐檄文擲地有聲、舉足輕重肆應四方、二次革命首先響應、大義凜然誓死不屈、受命艱危湘軍北伐、安時處順哀樂不入、病痼難瘳民失師保。

堯樂博士奇人奇事

.....

李郁塘

..... (二三七)

胡適堯樂真假博士、予史大林迎頭痛擊、拒絕出任東土總統、斥退約翰牛狗腿子、俄國毛子陰謀詭計、盛世才懸岩勒馬記、蘇俄中將橫生事端、一聲令下當場扣押。

蔡元培和而不同

.....

王成聖

..... (二五五)

家住紹興右軍故居、所受舊教育的回憶、蠶豆添香長日伴讀、翁同龢曾讚不絕口、年方弱

冠名勳公卿、續絃條件羣媒裹足、正式加入了同盟會、和吳稚暉訂交經過、殺隻公鷄歃血為盟、大索聲中逃到京師、上了候補道的大當、一眼看穿了袁世凱、總長次長意見參商、代表四萬萬人辭職、出長北大約法三章、兩性差異存乎牀第、徐志摩弄巧反成拙、大學區與大學院制、珍貴遺稿神祕失蹤、跌了一跤就此不起、澤滿天下哀滿中原。

宋子文早年軼事……

張或弛……（二九七）

——宋盛之戀與北站遇刺——淞滬鐵路一鳴驚人、辦漢冶萍煤鐵公司、獲得盛七小姐青睞、盛七小姐麗質天生、郎才女貌墜入愛河、盛四慢客盛七豪賭、邵洵美慌忙避黑注、王亞樵是職業凶手。

梅蘭芳與程硯秋……

張或弛……（三一一）

南腔北調兼容並收、抽絲墊氣荒腔走板、梅蘭芳的三世隱痛、蓄鬚拒演有段內幕、人無可詣閉門臥雪、勤練苦學無人可及、梨園行的婚禮儀節、鴨綠江畔得病不起。

「喜艷親王」劉喜奎……

丁兆豐……（三三三）

一個乖乖五十元、男子一見去妻妾、易實甫戀劉七願、忠勇親王猴急記、莽張勳割鬚示愛、曹大帥辣手摧花、陸次長急走內線、佳俏人嬉笑怒罵、崔承熾獨佔花魁、陸秀山借刀殺人、洗澡主任李彥青、曹錕斷却不了情、由絢爛歸於平淡。

辛亥女傑張竹君

鈕先銘

兼及胡漢民·馬君武·黃興

武昌首義的一個謎

辛亥革命前後，鑑湖女俠秋瑾芳魂已杳，忠骸長眠西子湖畔，可是炎黃後裔，大漢巾幗英雄，繼起推翻滿清，肇建民國，繼承秋瑾烈士遺志的，却接踵而至，層見疊出，使壯闊浩大的革命行列，憑添燦爛光采。然而，在那麼許多勝於鬚眉的女性革命志士裏，無可否認，論名氣之大，影響之廣，功勞之高，事迹之絢麗譎奇，仍得數女醫士張竹君居第一。

武昌首義，陽夏之戰，在革命史實上留給後世之人一個難解的謎。那便是革命領袖之一，領導武漢民軍與強悍清軍奮勇作戰的總司令黃興，他究竟是怎樣通過清吏大索，縱騎四出，在漢口與上海之間的偵探密佈，關卡重重，安然無事到了戰地武漢三鎮去的？十年前出版的「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」（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），「武昌首義」一冊中，所載胡祖舜在「陽夏戰役」一文內說：

「九月十三日，黎都督乃設將台於軍政府前，拜黃興爲總司令官。」

又李廉方在「陽夏淪陷之經過」一段中說：

「……因此（黃）興接武昌首義電，即兼程來漢，首義後到漢日期，各紀不同，『日知錄』詳加考證，確定爲九月七日。」

中部同盟會主事人之一，革命先進譚人鳳，則在他的「陽夏之役與保衛武昌」一文中說：

「六日，……適黃（興）先生是日至，軍氣爲之「振，登壇拜將，授總司令之職。」

鄂軍戰時總司令部參謀甘績熙寫「陽夏鏖兵實錄」時也說：

「至九月十六日午後六時，即渡江至漢陽伯牙台司令部。時黎都督已委黃克強（興）先生爲鄂軍戰時總指揮官。」

以上所列胡祖舜、李廉方、譚人鳳、甘績熙諸氏的說法，不但黃興抵達武漢三鎮的日期先後不一，並且都沒有提及黃興究竟來自何處？他是怎樣冒險犯難，衝過長江中下游，清吏清軍宛似天羅地網般的嚴密盤查，卒告抵達漢口的？而胡、李、譚、甘諸氏都是首義元勳，在武漢民軍中居於極重要的地位，胡、李、甘三將尤其在黃興的直接指揮系統之下。讀了他們身歷其境的報導，對於黃興的入鄂之謎，豈不益增撲朔迷離，莫衷一是之感？令人不由自主的想到，黃興當年，莫非「飛將軍自天而降」？

如所週知，六十年前，辛亥那年武昌起義，吓得遜清大吏湖廣總督瑞澂、新軍統制（等於今之師長）張彪穿牆打洞，落荒而逃。但是大隊清軍不旋踵而開到，尤有已被清廷放逐於洹上的袁世凱一旦條件談好，他便助虐爲惡，殺吳祿貞於石家莊，使吳氏和閻錫山的燕晉聯軍直搗黃龍成爲泡影，再驅使麾下哼哈二將，第一軍軍統，北洋之犬馮國璋，和第二軍軍統北洋之虎段祺瑞，盡起北洋精銳，大舉南下。陽夏（也就是說漢口和漢陽）一戰，若非革命健將黃興趕到，黎元洪登台拜將，依靠黃興在漢口、漢陽頂上一頂，然後各省響應，紛舉義旗，革命軍聲勢浩大，迫使袁世凱不得不徘徊瞻顧，一再要求停戰議和。那麼，武昌不保，革命軍風流雲散，辛亥武昌首義也就勢將成爲明日黃花，倏而一現了。

由於黃興聞訊趕到武漢，是辛亥革命告成，中華民國建立的一大關鍵，因此，我們更要探討，黃興是如何

抵達武漢的了。

革命英雄柔情似水

原來，自從三二九黃花崗之役告敗三日後（「三二九」是陰曆，黃花崗之役是在公元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，星期四），四月初二（陽曆四月三十日，星期日），黃興方始由女革命同志，「李二少奶」徐宗漢，掩護化裝，避到香港，進入醫院療傷。由於同志罹難多達七十二人，趙聲又在四月二十二日悲憤懣鬱得病而死，使

黃興備受刺激，他曾在八月初九（武昌起義前十天），寫信給馮自由，痛切陳詞：

「……廣州之役，弟實才德薄弱，不足以激發衆人，以致臨事多畏懼退縮，遭此大敗。而閩蜀兩省英銳之同志，因此亦損失殆盡。弟之負國負友，雖萬死無以蔽其辜。自念惟有躬自狙擊此次最爲害之虜賊，以酬死事諸人，庶於心始安，亦以作勸吾黨之氣。故自四月初二返港，專心養傷，一面圖集少數



辛亥女傑張竹君

有「女中梁啓超」之譽的

實行之士，以爲復仇之計。除與展堂兄（按指胡漢民）同署佈告書之外，未嘗與一友通隻字。其所以如是之孤行者，冀有以排脫一切糾纏，促其實行之速。不意蹉跎歲月，爲同事人所阻止，不得逕行其志，悲憤交集，無可發洩。……」

由此可知，黃興在四月初二到八月初九之闌，一直都在計劃着採取個人行動，暗殺破壞黃花崗之役的滿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。不過，他這個計劃，終於給孫中山先生否決了。證據是 中山先生曾經致函吳稚暉說：

「……黃君一身爲同志之所望，亦革命成功之關鍵。彼之職務，蓋可爲最大之事業，則此個人主義，非彼所宜爲。」

黃興服從了 中山先生的決定，可是他爲黃花崗死難同志復仇的意念仍切。於是他便改絃易轍，不再自己下手，組成了一個暗殺李準的實行隊。這年的閏六月十九（陽曆八月十三日，星期日），實行隊隊員炸李準於雙樓門。此一役，李準傷腰而後逃脫，李準衛隊被炸死了二十多人。兩位負責執行的烈士，林冠慈當場中亂槍而死，陳敬岳也被捕殺。——這一炸，算是炸破了李準的胆，從此而後，他便竭盡可能的向革命黨人暗送秋波。辛亥武昌起義，廣州響應，李準逐走兩廣總督張鳴岐，恭請胡漢民兵不血刃入廣州，也可以說是這一炸的功勞。

但在當時，黃興却爲李準的傷而未死，又犧牲了兩名烈士，心有未甘。他在 中山先生的指示之下，組成了四個實行隊，中山先生並且代他籌措了一萬五千元之經費。黃興便設立了東方暗殺團，派他新婚夫人徐宗漢的前夫之侄李應生，潛赴廣州設置秘密機關，準備再接再厲，刺死李準。因爲他自己目標太大，無法進入清軍密佈的廣州城裏，他只好請徐宗漢冒險前往，代爲主持其事。這其間，兩地相思，兒女情長，黃興曾經作了一首「蝶戀花」，託東方暗殺團年紀最小的一位女團員卓國興，帶進廣州城裏，交給他安居危城，担当艱鉅的

愛妻。黃興一生詩作得不少，詞則罕見。尤其是新婚不久這一首纏綿悱惻的思念愛妻之作，更是難得——

蝶戀花

畫舸天風吹客去，一段新秋，不誦新詞句。

聞道高樓人獨住，感懷定有登臨賦。

平夜晚涼添幾許，夢枕驚回，猶自思君語，不道珠江行役苦，祇憂博

浪難籌。

由於李準傷弓之鳥，聞弦心驚。他的戒備非常嚴密，使徐宗漢統率之下的東方暗殺團員無機可乘，祇好轉移目標。武昌起義半個月後，方始於九月初四（陽曆十月二十五日，星期三），轟然一聲響，炸死了滿清的廣州將軍旗人鳳山。——炸鳳山在當時確是非常必要之舉，並非徒然嚇嚇清吏，以鳳山為李準的替死鬼而已。因為自從武昌起義，鳳山的地位便顯然比李準更重要了。當滿清編練新軍之始，鳳山便是新軍四鎮（師）的統制（師長）之一，而其餘三鎮統制，全是袁世凱的心腹爪牙。鳳山又當過滿清陸軍部的督練大臣，算得上是北洋新軍的統帥。他不但知兵，能打仗，而且還有把握拉得動北洋隊伍。如果鳳山不死，清廷未必非起用袁世凱不可。少了袁世凱對清廷的一度拿騫，和他在革命軍與清廷之間企圖坐享漁利，武漢革命軍的能否成事，實在是大成問題。所以東方暗殺團團員李應生、李沛基的這一炸，着實是大有助於辛亥革命成功，中華民國締造的。

居正譚鬚首先趕到

黃興、宋教仁、譚人鳳、居正同為辛亥武昌起義的原始主動人物，黃興曾在武昌兩湖書院讀過三年書，在湖北結交了不少同志好友。他留學日本後回湖南組織華興會，發動反滿革命，曾經得到大批湖北志士的衷心擁戴，大力支持。宋教仁也曾是武昌文普通學堂的學生，同盟會中部分會即由他所發起，同時他更堅主以武昌為

起義地點，因而在武漢一帶早有相當的部署。譚人鳳在同志中年事最高，同志都以譚鬚稱之，他和居正則在黃花崗之役前奉到香港統籌部的委命，由譚人鳳負責主持長江軍事，居正推動湖北方面的革命工作。武漢三鎮的革命種籽是他們四巨頭所播下的，所以武漢革命同志在發動起義之前，早就函電交馳，派遣代表，敦請黃、宋、譚、居入鄂主持大計。譚人鳳對於這一件事有很詳盡坦率的記述，他寫文章說：



革命軍總司令黃興。他的夫人徐宗漢與女傑張竹君是結拜姊妹。

「時湖北同志，猛勇進行，有一日千里之勢。彭壽松到漢時，同志以其爲端方隨員，可免人疑也。乃於漢口法界漢興里賃一屋，掛名彭公館，作爲機關，一切事漸就緒矣。七月中旬，彭壽松函告湖北情形極好，廿間同志復電催，促往主持。余時適病，於廿八日開會報告，謂有人代勞去，當入病院，否則唯有帶藥往。鈍初（宋教仁）以余病重，承認八月廿日往。余遂於（七月）廿九日入虹口篠崎醫院。比接湖北電報稱：已派代表來，鈍初乃留候。時克強（黃興）亦有電至，並電匯三百金，約余同赴雲南。余始知其尙在香港，即修書請呂君天民往，促其速來滬。八月四日楊玉如、居正二人到，得悉大概情形。楊倉卒迫居留購手鎗，狀頗閒暇。又適胡經武派人來索炸彈，鈍初詢問各方面情況，茫無所知，遂猶豫而欲留待克強矣。余確信湖北事急，因於（八月）十二日復開會促鈍初往，並責讓鈍初未經公決，即以炸彈與經武之來人，倘彼此不接頭，或因個人行爲破壞大局，咎應誰司？鈍初頗慚謝，並擬過中秋決往。及逾期又以于君右任不在，報館難擺脫告，余極憤，乃帶藥餌出院。於（八月）十七日會議後，即入南京，約各同志，告以湖北情形，囑謀響應。十九日（陽曆十月十日）始由南京與居正同日赴漢，到九江而黎元洪爲都督之名義，已喧囂於耳鼓矣。」

譚人鳳和居正是在武昌起義當天從南京動身，而於四天後抵達武昌的。他們在武昌遇見了軍政府軍務司長蔡濟民，和他一同入都督府。黎元洪見到了譚人鳳和居正，還流露出一臉的可憐相，向譚、居二人訴苦說：

「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革命二字，如今却被他們強迫我當這個革命軍的都督，這豈不是意外之事嗎？」

譚人鳳聽後立刻便責之以大義說：

「名義已經發表，即使你再想效忠滿清，也是來不及了。我勸你不如下定決心，或許還可以轉禍爲福。我來時聽說張彪正率殘兵駐在漢口劉家廟，這便是肘腋之患，又聽得河南開封開到了一千餘名新軍，也應該趕快派兵驅逐。然後再以重兵扼守武勝關，武漢三鎮方可確保無憂。」

至此，黎菩薩只好俯首無語，但他仍然不發一言，不畫一策，一切悉聽革命同志的安排。祇是，譚人鳳和居正雙雙來到，武漢局勢總算穩定得多了。

另一方面，在香港，由譚人鳳，居正派赴香港的湖北革命同志代表呂天民和劉芷芬，他們是在陰曆八月十一，陽曆十月二日，星期一到達香港的，而且當天就跟黃興見到了面。黃興聽說湖北武漢方面發動得如此其快，他非常興奮，立即分函美國、南洋方面的負責同志，和時在西貢的胡漢民，並且直接拍電報給留居美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，請各地速籌鉅款共襄大舉。四天後他又致函上海陳其美、宋教仁、居正、譚人鳳四同志，勉以拿破崙之名言「一軍之中，寧可有一劣將，不可使有二良將」。提醒他們：「佈置不可過大，用人不可不擇。」他猶仍念念不忘黃花崗之役失敗的教訓。

懷雖不遇使氣如虹

這封信剛到上海，武昌起義已經發動，宋教仁時在上海臥病，他聽說彭楚藩、楊宏勝、劉復基三烈士遇害，不覺潸然淚下，繼即打電報到香港，促請黃興迅速來滬籌商大計。黃興在香港接到宋教仁的電報，曾經爲之狂喜，他立刻摒擋一切，準備北上。行前他曾作了一首和譚人鳳的詩，充份流露他豪邁的意氣，以及革命黨人由衷的謙虛，這首詩的原文如下：

懷雖不遇粵途窮，露布飛傳蜀道通，吳楚英豪戈指日，江湖俠氣劍如虹。能爭漢上爲先著，此復神州第一功，愧我年年頻敗北，馬前趨拜敢稱雄？

辛亥陰曆九月三日（陽曆十月二十四日，星期二），黃興偕他的新婚夫人徐宗漢，雙雙由港抵達上海。到上海後他亟於飛身前往武昌，因爲革命軍和清軍正在漢口激戰，北洋新軍猶在大舉南下之中。革命軍的形勢岌

岌可危，亟待他前去主持一切，領軍作戰固守武漢，以贏得全面之勝利。可是，當時却發生了一個幾於無法解決的大問題，那便是從上海到漢口之間，清軍縱騎四出，防範嚴密。以黃興的目標如此其顯著，他必定無法順利通過，平安到達漢口的。

便在這萬般急切，心憂如焚的當兒，黃夫人徐宗漢驀地想起了一個可能幫上大忙的人來。這個人，便是她在廣州身爲「李二少奶」時的手帕交，乾姊妹，在廣州和上海，一般大名鼎鼎，最喫得開的女醫士張竹君。

提起張竹君，在辛亥前後，嶺南滬上，她的名氣可是大極了。張竹君稱得上是我國最早的一位現代女性，黨國元老馮自由就曾說過：

「凡言清季之女志士，不能不推廣東女醫士張竹君爲首屈一指。」

張竹君是廣東番禺（廣州市）人，她的父親曾經做過清朝的三品京官，家中兄弟姊妹很多。廣州是西方勢力入侵我國的第一個口岸，和洋人接觸較早，風氣比較開通。尤其張竹君的父親，重視子女教育，作風相當開明，張竹君亭亭玉立，時在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，他便允准她投考洋人所辦的學校，由美國長老會在廣州多寶大街開設的柔濟醫院，所附設的一所夏葛女醫學堂。七十多年前，這所女校在嶺南一帶是很有名氣的，早期廣東女醫師或助產士，多半是夏葛女醫學堂出身。夏葛女醫學堂設備完善，學科齊全，肄業期限是四年。少女時期的張竹君，生就一張鴨蛋臉，一對靈活的大眼，一條端正的鼻子，顧盼生姿，儀態萬方。加以她天賦聰明，又肯用功讀書，家裏既有錢，個性復趨於外向，口齒伶俐，擅長交際，使得夏葛女醫學堂裡的洋女教員，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。四年後，她乃以優良成績畢業。

賴於家中資助，張竹君很快的便在廣州開設診所，懸壺濟世，這是庚子（一九〇〇）年間的事。當時的廣州人，相信西醫的少之又少，所以張竹君的前期同學，在廣州市上開業的，莫不門可羅雀，生意清淡，終至無

法維持而關門大吉。唯有張竹君，由於她是達官顯宦的女公子，親戚朋友既多，她自己的交游更是廣闊，她所開設的診所從而一枝獨秀，求診者紛至沓來，幾有應接不暇之勢。那時候，張竹君鋒頭之健，派頭之大，即已到了足令路人爲之駐足側目，嘖嘖豔羨的程度。她喜歡穿洋裝，着皮鞋，作西洋婦女打扮。這在七十年前的廣州，已經是大胆得驚人的作風了，何況她不論出診會友，出門一律以洋人慣乘，改良了的西式便轎代步。那種便轎無門無頂無簾無遮，而以四名轎夫抬起一張簾製沙發，張竹君便洋裝革履的高坐其上，由四名轎夫前呼後擁，一路飛快的來去自如。張竹君因爲自己終是女流，坐在轎子上不便左顧右盼，東張西望，所以她總是拿一本洋文書在手裏，假裝着坐在轎子上看書。於是使她益發顯然神情嚴肅，凜然不可侵犯。有好事之徒跟她背底裏開玩笑，因而當年廣州市上便有「張竹君坐大轎倒看洋書」的說法，由此可知她每次外出是何等的引人注目。

貌美如花堅持不嫁

早年的廣東人乾綱頗振，夫權至上，有所謂「平妻」的風俗。但凡有兩文的都會三妻四妾，娶之再娶，而且娶進門的大小老婆一律稱爲平妻，平妻者，兩頭大、三頭大乃至十幾位夫人一律平等之謂也。由於女子結婚以後在家庭中沒有地位可言，通常都是忍氣吞聲，默默操持家務的居多。所以有很多怕受罪吃苦，有志氣的女孩子，抱定了獨身主義，誓死不嫁，寧可自食其力，孑然一身的渡過一輩子。這些獨身主義的女孩子往往邀集同好結爲姊妹，於是「十姊妹」、「七姊妹」、「四姊妹」之類的獨身女性小組織所在多有，比比皆是。張竹君確有極優異的條件，可是她起先以體弱爲辭，後來便落了個「高不成低不就」之局，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英俊兒郎雖說成羣結隊，然而她左挑右選終難擇一而事之。所以她乾脆宣稱她這一輩子不結婚了，和要好朋友們

交往，年紀大些的她便拜之爲義父義母，同輩份年齒相若的結爲乾姐妹，比她小的少年男女晚一輩的也收爲義子女。廣東話稱義父母爲契爺契娘，乾姐妹爲契姐契妹，義子女爲契子契女。却是張竹君好以男性自居，她所收的義子女一概不許稱她爲契娘，她要他們叫她契爺。

張竹君在無數契姐妹之中，跟她最稱知己莫逆的一位首推徐宗漢。徐宗漢在參加革命之前閩名徐佩萱，系出名門，端的是大家閨秀。她是招商局上海總局買辦徐雨之的姪女，家境相當的富裕，廣東香山（今之中山縣）人，小時候跟她父親住在上海，曾在家塾就讀。十八歲那年遵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嫁到廣州河南躍龍里李家。她的丈夫李晉一是廣東海豐縣人李慶春的次子，李慶春嫻於英語，在兩廣總督衙門充任洋務委員之職，專辦洋務，跟武弁楊植生很要好，同稱廣東政壇紅員。他在廣州河南躍龍里築有一座美輪美奐的大廈，長子娶徐佩萱的大姐徐佩蘭，次子娶徐佩萱，所以徐佩蘭、徐佩萱親姊妹又成了兩妯娌。徐佩萱的丈夫李晉一是當年「四大寇」之一陳少白的同學，兩人同在一處學過英文，因此也是個具有新思想，出身新家庭的富家子弟。他和徐佩萱結婚以後，夫妻感情很好，育有一子應強、一女若鴻，都拜張竹君爲「契爺」，徐佩萱和張竹君，乃自乾姐妹又兼而爲乾親家。

徐佩萱婚後數年，李晉一得病不治，徐佩萱哀慟逾恆，長年悒悒不樂。這時候，張竹君正想把她的診所擴大，她募集資金，將在廣州河北荔枝灣辦一所禔福醫院，徐佩萱素性慷慨豪爽，有鬚眉風，加以她和張竹君誼同姊妹，籌款之任，義不容辭。她便變賣了一批珠寶首飾，支助張竹君，把禔福醫院開辦起來。禔福醫院係爲救濟貧病而設，開辦費用，以徐佩萱所捐助的錢最多，已是盡人皆知之事。因此，廣州的平民百姓，無不交口讚譽河南躍龍里的「李二少奶」，使徐佩萱也因而聲名大噪。後來禔福醫院的救濟事業越做越大了，張竹君爲社會民衆服務，雄心勃勃，她又想開設一座南福醫院於廣州河南柳渡橋。這一回，仍還是「李二少奶」徐佩萱

全力支助，了無吝色。禔福醫院與南福醫院開創之初，各花了紋銀一萬兩以上，由此也可以想像到當年廣州市上的兩位名媛，張竹君與李二少奶，具有何等的魄力與多大的手筆。

張竹君離開學堂自行開業不到一年，就在廣州河北、河南各開設了一座頗具規模，救濟貧病的新式醫院，這在五羊城裏是從無先例的創舉。然而，張竹君有志於社會事業，猶仍不以連開兩家醫院爲已足。她在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年，更進一步在禔福、南福兩家醫院增建福音堂各一所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，聚會大衆，傳教佈道。這時候她已經勸請徐佩萱受洗，成爲一名虔誠的基督徒，福音堂的傳教工作，徐佩萱表現得非常之熱心，張竹君心想這樣也好，因爲徐佩萱新寡，從事傳教工作可以使她受創的心靈有所寄託，最低限度也能排遣排遣悲苦與寂寞。

胡漢民是座上常客

從傳教佈道，漸漸的轉爲議論時政，提倡新學，由而吸引了廣州城裏的一批青年學生，智識份子，開始利用禔福、南福兩家醫院的福音堂，作爲他們高談闊論，或者有所商討的聚會所。在那一羣青年新銳的高級智識份子之中，走動得最動的，首推胡漢民，其次便是馬君武、程子儀、朱通孺、盧少岐、周自齊、俞伯揚、莊炳漢、王亦鶴、桂廷鑾、梁新武、張嵩雲等人。

當年的胡漢民正二十二歲，他原籍江西廬陵，寄籍廣東番禺。原名衍鶴，後改衍鴻，十三歲喪父，十五歲喪母，七兄弟姊妹僅存其三，少年家貧，刻苦攻讀，十六歲便課館授徒。其後在菊坡書院學海堂，治經史詞章性理之學，靠每季考試所得的獎金自給。和他僅存的大哥胡衍鵬同以才氣縱橫，詞鋒銳利聞名於嶺南文壇。胡漢民二十歲便擔任嶺海日報編輯，二十三歲中的舉人。